

当代名家散文精品

叶文玲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七 彩 梦 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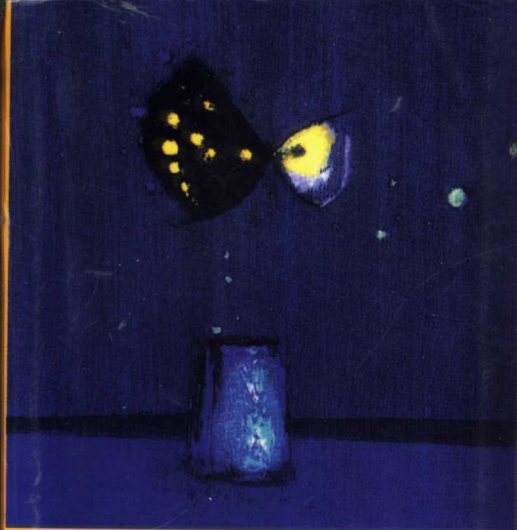
一说梦，我常常神采飞扬；一说到梦，我就情怀如泻，因为做梦和追梦，是我乐此不疲的话题，也是我的人生主题曲。若问平生梦几多？恰如银河星汉！

辉煌平安夜

天下第一情人

孤独的风筝

大道不惑



七 彩 梦 瓣

叶文玲 著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42,000

1997年3月北京第1版 199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 - 5,000 册

ISBN 7-5039-1541-2/I·683

定 价: 13.80 元

序

邵
燕
祥

光有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否则不成为光。

人秉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否则不成其为身心健康的人的正常的生活。

原始人大概就是这样了，不过生产力低下，生活方式粗放，精神世界也相应地简单些，围绕着生死、食色才动感情吧。

人的感情怕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丰富起来的。你从世世代代所传留的文学遗产，可以瞥见世世代代人们的喜怒哀乐，有集体的“薄海腾欢”，“举世同悲”，而更多的是个人的感情，发自一个个体的人的心灵深处。凡是“心有灵犀”的读者，都会因之感动。

虚情，矫情，滥情，不足取；但一切属于人的真情实感，尤其是至情至性，那是文学不可缺少的，是文学的灵魂。

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文学放逐了感情，使有声有色的一切变得似乎单色单调了呢？

一个时期我们从“以歌颂光明为主”进而唯一地专事歌颂，只有太阳，只有欢乐，只有斗争，只有胜利，先还是在敌人面前“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后来便只剩下“高高山坡上，穿着红衣裳”了。1956年夏在讨论“百花齐放”时，我在一个诗歌组里，呼吁过喜笑颜开以外的别种权利；我说，读了西蒙诺夫追悼萧伯纳的诗，寄慨遥深，一新耳目，而我们似乎只在斯大林逝世时允许悲痛，但还必得“化悲痛为力量”才合规范，才能发表！

这也许是因为长期处在革命的年代，需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也需要统一爱憎，统一感情，尤其需要振作军心鼓舞斗志：“临风洒泪，对月伤心”理所当然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吧。

其实，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并非革命者，据说只是倡导“改良”的胡适，就高唱“一不伤春，二不悲秋”了。然而，“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自古皆然；见到“草木摇落露为霜”，而恐美人之迟暮，又有什么不宜？胡博士也不免受到矫枉过正的简单化思维方式的影响了。

我是《南方周末》“芳草地”副刊常年的读者和作者。我看中的是这块小小芳草地上聚拢的人们，多是真心实意地倾诉自己的心曲，坦陈个人的意见，而少做作，去矫饰，尽管未必篇篇如此，但在今天的世风和文风中，这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了。

听说这一副刊上的文字将选辑出版，愿知音者赏之。——“不知音者不宜”。

1998年10月19日

目 录

长河掬水

- (2) 雪之韵
- (6) 心如苍穹
- (14) 梦萦南浔
- (19) 我叫格桑卓玛
- (24) 天下第一情人
- (28) 七彩梦瓣
- (31) 未圆之梦

山水清音

- (49) 忘归之境
- (53) 碧水洗天涯
- (57) 我为绍兴歌一曲
- (60) 江西山水有清音
- (63) 在南昌过生日
- (67) 初到河南

- (72) 寂寞书院冷
- (75) 嵩山古柏
- (78) 狂醉草原
- (82) 阿拉塔的贺卡
- (86) 留恋“无边园”
- (89) 温州的“媛主”

域外行板

泰国之行散记——

- (94) 双色梦境
- (97) 水中的香梦
- (103) 死亡大桥
- (106) 放生的鱼
- (109) 心灵的青鸟
- (112) 作假的艺术
- (115) 庄园曲
- (118) “象”思绵绵
- (121) 象趣无穷
- (124) 猴城记趣
- (127) 凶残的温柔
- (130) 变性者的表演

美国之行散记——

- (134) 雪中大都会
- (137) 盛会“大上海”

- (141) 联合国午餐
(144) 辉煌平安夜
(149) 纪念碑·圣诞树
(153) 触摸月亮
(156) 抱回阳光去
(158) 两个约会
(162) 徜徉洛杉矶
(166) 疯狂的辉煌

新知旧雨

- (171) 独有风标启后人
(174) 唯向秋风恸
(178) 扇语
(182) 诗心永驻
(186) 漫画丁聪
(190) 秋色如燃
(194) 乾坤清气得来难
(197) 自在楼主
(202) 潇洒何水法
(205) 完整的教师
(209) 酒殇
(216) 犹闻笑如故
(221) 不写花容只写香

心灵青鸟

- (252) 关于蜂的忧虑
(255) 孤独的风筝
(258) 须放弃时且放弃
(261) 方寸世界
(264) 也说潇洒
(267) 也说新潮
(270) 也说煽情
(273) 也说假如
(275) 树的情思
(278) 花的絮语
(281) 声之律动
(284) 颠倒·幸福·爱情
(287) 三个第一次
(290) 崇尚天然
(293) 摇荡的梦
(295) 种豆得瓜
(297) 难得清静
(302) 大道不惑
(305) 神魂颠倒
(307) 我的工人情结
(309) 星空·灯火·薄情人
(310) 话梅·瓜子·茶



长 河 掬 水



雪 之 韵

年年花似雪，年年雪如花。

记忆的长河里，总有撕不掉的日历，我总也忘不了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那个阴霾满天浩雪遍野的夜晚，那个日月惊心江山同泣的时刻：我们的好总理悄然离去，唯把一腔忠魂撒在素装坦坦的江河湖海，唯把满心的慈祥关爱化为一片不容玷污的清白，长留人间。

正是从那天起，我才真正爱上了雪，正是从那天起，我才真正懂得了雪，懂得了它的身价和别种含义，懂得了当它和一颗伟大的灵魂结合时，才有的真正晶莹和高洁。于是我便觉得，此时的雪和今后的雪，不单单是天象物象，而是我们总理在天之灵所幻化成的灿烂无比的精神花朵，它带着一种谶兆，静静降落人间，就像细雨无声地湮湿大地一样，永远抚慰和滋润我们的心田……

十六年前元月八日的那个无眠的雪夜，我虽然没有捶胸顿足，却切切体验了有生以来最强烈的肝胆俱碎心绞如裂的痛苦，凝视着总理的那帧小小的黑白木刻的头像，凝视着总理那温慈澹荡如中秋明月的笑容，我热泪涟涟。

我终于掏出了搁置多年的笔，挥写了一首小诗：

恨不午门死，
愧在人间立。
碧血沃青枝，
再报春消息。

寒窗外，连天大雪纷纷落，如银的雪光，又像道道闪电，照亮了又一页珍贵的记忆……

那是十八年前金风送爽的秋季，那是在湖山如画的杭州，我这个偶来杭州的乡下少年，竟然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得获了有生以来第一个幸福的瞬间。

头天晚上，我的姐姐喜形于色地向我透露：“明天，周总理陪同金日成首相访问杭州，我们厂的欢迎队伍将排在湖滨路……”

我的心腾地一热，怦怦急跳如鼓，多么羡慕多么嫉妒姐姐的这份幸运呵！

第二天，我气喘吁吁地飞步奔跑，还没等我挤到湖滨，如潮似涌的人龙，早将我挤得像融入人海的一滴水珠，我早已不是我了。

当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处落地地时，我的前边又是一堵黑压压密匝匝的人墙！

我挣足了劲，拼命踮着脚尖，像个最蹩脚的芭蕾舞演员，翘起着在人墙后一寸寸逡巡。渐渐地，我的脚踝足趾又痛又麻，当我觉得双脚好像也不再是脚，而是两根木棒，我的身子也差不多整个儿从这两根木棒上齐膝断裂时，忽然，人群爆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而我也因祸得福地被推拥的人浪抛向一个高处——我就

势翻身一立，竟立在了了一张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八仙桌上。

哦，我终于看见了，看见了周总理和金日成乘坐的敞篷车，披着彩带彩纸，穿过鼓乐和花雨交织的沸腾之海，缓缓地驶过来了！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总理的脸庞红中略略透黑，是那种非常非常健康的气色，他浓眉如剑，炯目如炬，他挥摇手掌，启齿微笑，就像中秋的一轮皎月，温煦而又明亮！

我和狂奔的人群一起纵情欢呼跳跃，我多么想叫时光这一刹那凝成永恒，多么想叫时钟在此刻停摆！……我的奇想刚刚闪过，推拥着我的人潮又翻腾成浪，一个后倾，我的那对又长又碍事的长辫，立刻像根马尾巴，把桌上的两只小碟齐齐扫向地下，于是，如喧的欢声中，立时夹杂着“哐啷”的一声清脆……

我惶恐而窘急，我不知道这一声响是否传得那么远，但我分明看见周总理恰恰在此时略略侧过身来，挥着手，端端地朝向我们这边道上的人群，再次亲切地点头，慈温地微笑，周围的一切，都被他的微笑再次感染了，欢活了！人群又沸腾成一片活泼喧闹的海洋……

哦，这一瞬虽然极为短暂，这一瞬欲令我年岁猛长，这一瞬，我真正理解了世间既有至崇至敬的爱戴，这一瞬，也教我实实在在亲睹了举世无双的“周恩来式”的微笑，这微笑端的如温煦清亮的中天明月，令人无比激奋，永远感怀！

几十年来，我曾忘却许多往事，却不知为何总能深刻记得这个瞬间的枝枝叶叶。

因此，又一个十八年之后，我又记起了一九五八年秋季的这个如火如荼的日子，于是，在雪火相撞的刹那间，我仿佛突然成熟，仿佛从此更明事理，于是，我在泫然涕泣的同时，立下了一

个誓愿：我将以磨杵为针的心志，重握那支搁置多年的笔，我一定要写那种经过雪与火熔冶洗涤的文字，写出一篇对周总理的敬仰和与之有关的文字……

今天，我们的人民，终于用自己辉煌的劳动，谱写了壮丽的诗篇——

总理呵，二十一年前，您对和平利用核能，发表了英明卓见的“七·二八”指示，二十一年后，我们的自强自立于世界尖端科学之林的科技战线的科学家和广大职工，终于在三羊开泰之年，在我们浙江海盐的秦山，造就了一个雄浑无比的太阳的摇篮——我们自力更生自己设计自己建造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

我们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反映我国核电建设光辉里程——秦山核电站的电视剧：《太阳的摇篮》在电视上播放。我记得初到秦山时，是七月流火的夏季，可我在深入采访中，却无时无刻不感到几十年来一直撑持自己的那份浩然沛然之气和爽然入心的幽凉！

心如苍穹

曾有无数次天南地北的行旅，令我陶然忘机心迷神醉，也曾因为这劳劳尘梦中的丰赡收获，叫我感怀不已思绪绵绵。

夏末，接踵参加的两次活动，使我再次感受着人生的纷纭和世象的宏阔。二十余日的紧张奔波，叫我这个行思愚钝的人，似乎也成了只充满激情的螺号，即便抛回尘世的岸滩，那大海的呼啸依然在胸中奔腾不息；即便在生活回归常态的很长时日里，都无法平静如初。

我说的这两次活动，太有着通常所说的霄壤之别了：游览五台山和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NGO论坛。

一是远离尘嚣的闲散远足和类似参禅之味的寻访仙迹，一是在举世瞩目且最为热闹最为纷攘的场所讨论有关人间烟火的种种问题——最避世与最入世的两种活动，形成了天渊之别的反差，这本身就有着太多的话题，太多的思索。

在那些日子里，我常觉得一颗心变得异常博大而饱满，那种通常只有某些特定场景中才有的亢奋和激动，那种所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情怀，频频叠现；纵有稍息之际，一颗心锤依然如同

时时召应震天撼地的鼓角，乱着节律。

我终于回到收思理绪的所在了：家，书房，那是颠荡不已的心船的最好港湾。

我的目光落回书架旁的茶几，那儿摆着这两次活动所得的纪念物：一挂有着一百零八颗菩提籽的串珠；一具有着十六个木人的组合木雕。前者购自五台山的显通寺菩萨顶，后者得自 NGO 论坛的国际市场。

两件物事，令我双眼一亮。就像一条明丽的彩线和一串可以从头穿起的珠子，我在这些日子里的所有感触和思索，仿佛都可以穿挂在这串珠链上了。

喜山乐水的襟怀，使我渐渐养成了爱屋及乌的癖好。每次游历后，总要捡回一点牵魂惹意的物品：或是一支风化了无数岁月的树根；或是一颗映现着彼地山光水色的贝壳石子，若是树根石头都无得，就设法买一两样最能代表当地物产或风情的小玩艺。久而久之，小小书房便积累得形形色色，这些在旁人眼里也许根本不值什么的粗砺之物，却为我无比钟爱，因为这些不起眼不值钱的东西，往往蕴含着我对人生的丝丝意愿，潜藏着我的些许梦中密码。

买这一串菩提籽念珠却是一种特殊的心境使然。

本是尘世中人，于宗教寺院只感神秘而并无凤缘，于深奥的佛学经学更无所知而只有敬畏。朝圣五台山，是响应“石家庄笔会”主人的诚邀。除了游山玩水的所好，还因为向闻“山石吞吐翠微中”的五台山，自有诗画和神话交织的神秘。不是吗，“至今有余欢，曾踏菩萨顶”。我深信，陈毅元帅都曾歌咏过的去处，定会有不俗的胜境。

虽然只有小住两日来去匆匆，虽然这两日的游程只不过是

文殊菩萨的道场里转了一个最小的圆圈，但对终日囿于小小书斋的我来说，能在这“淡绿深青一万重”的佛教四大名山中转一个小圈，就是人生一件赏心乐事。更何况，从山西五台山下一直袅袅到河北驼梁的清水河，虽然不深也不宽，但是，碧水似玉，清流如琴，在我这个见水就醉的人眼里，游五台就宛若游江南，沿河逶迤行来，大有“轻摇桂棹赏山色”之妙呢。

令我喜愕交加的是，在此之前我曾游览过不少寺院，却一直未曾得见被佛说佛经颂扬如仙的菩提树。十年前，在青海塔尔寺的一处侧院，倒是听说有一棵，兴冲冲去看时，却只见几枝光秃的枝桠，那树叶树冠到底是何等模样，都无从猜测。只想着释迦牟尼和宗喀巴成佛的故事，就越发增加着对菩提树的顶礼膜拜；三年前，匆匆路过泉州开元寺，有朋友陪游，只顾叙旧，待出了寺院老半天，朋友无意间说起适才我们照相之处的那棵树就是菩提树时，也只有惋惜的份，回去细看的工夫却不复有。依稀记得那树是绿茵茵一片，那枝那叶究竟是何等模样，依旧不曾了然。

于是，菩提树在我心中益发成了神圣的谜。

到了五台山，我才得知菩提有树且结籽，且能结出用作咏经念佛的菩提珠，造化有神，这真是极实在的“还愿”。走向显通寺北灵鹫峰的菩萨顶时，但见寺前一步一岗的香火摊上，具有一挂挂一串串菩提珠，其素简的形态，远胜用其他材料制作的佛珠，其数量之丰盈，又使座座香火摊宛若秋收时节檐下挂满红辣椒玉米棒的庄稼院；于是不等别人诱说，在黄庙之首的菩萨顶，买一串已经僧人“开光”过的菩提珠，自然就更有吉祥的含义和分外的欢欣。

将菩提珠套在手腕上细细端详，我发觉它坚如玉石，颗颗籽粒的颜色不论黄褐深浅，俱有铁血色的斑点。难道说这也是菩提

的一种象征？菩提是参禅得道的一种了悟，菩提也是圣人舍却红尘的所有诱惑后的一种牺牲和自觉；所以它要生成这种常物难有的坚硬，所以它会密布这生灵血性凝成的斑点？已经被神圣化了的菩提树乃至它的籽实，是否点点滴滴都有讲究呢？

凝神缅想间再低头一数，当然，不多不少一百零八颗。令我再次想起往菩萨顶的台阶也是一百零八级。佛家曾说，人生有一百零八种烦恼，故而朝圣的台阶往往修成一百零八级，这台阶也代表着一百零八個法门。每上一级，就意味着跨入了一个法门，解脱了一种烦恼。当你上完这一百零八级台阶后，人生的烦恼也就全踩脚下尽释尽消了。人是不可能天天都去登一百零八级台阶朝圣的，于是便有僧家替俗人懒人们生出了这简便的法子：摸着这一百零八颗佛珠默念一遍，权当去圣地朝拜一次。

神思飘忽地缅想至此，又发觉了自己的可笑：似我等对禅宗佛说毫无所知者，怎好总有“未花先题句”的臆想妄说？似我这般每每对高台胜境地只作点水一掠的红尘游客，怎能在浅浅覆痕中探寻那琼台紫气？到过五台，能有一洗俗尘之悦；能对“佛堂无灯凭月照，封门不锁待云封”的清凉生涯心生敬羨；能对潮生潮落永不止歇的寂寞磬声有所感悟，便算不枉此行了。

那十六个木人的组合木雕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件工艺，每每一看它，我的思绪总是顿时像靠近了火堆似的炙热起来。

“世妇大会”NGO论坛的所在地——怀柔，在今年九月间，真可谓是个被全世界注目的繁花簇拥香逐秋风之地。除了设备齐全的国际会议中心和各式会场，另为NGO论坛而设的几百座帐篷，就像是盛开在这芳草地上的朵朵鲜花，而开放其中的国际帐篷，便是这鲜花丛中最为硕大艳丽的一朵。

会议间隙中，当我得见国际帐篷以及另一处专设的市场，果